

〔苏〕阿拜·库南巴耶夫 著

# 阿克利亚

新疆人民出版社

# 阿克利亚

〔苏〕阿拜·库南巴耶夫

哈 拜

新疆人民出版社

阿克利亚

【苏】阿拜·库南巴耶夫 著

哈拜译

---

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8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印张 70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

统一书号：10098·152 定价：0.44元



阿拜·库南巴耶夫 (1845—1904)

## 前 言

阿拜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哈萨克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哈萨克书面文学的奠基者。这里收集的散文，是从他唯一的散文集《阿克利亚》中选译的。“阿克利亚”是哈萨克语，它的原意是“智慧的语言”，也可以译作“箴言”，因为里面大部分是劝告人们去恶从善、维护正义、坚持真理的内容。这里译作“阿克利亚”，并没有别的理由，只是译者最早见到的译文是这样翻译的，而且并没有什么不好。

在这本篇幅并不过长的散文集里，阿拜提出了政治、哲学、历史、宗教、教育、道德等方面的许多问题，而且精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本散文集也许可以做为研究阿拜和他的思想的主要依据之一。

在这本《阿克利亚》里，阿拜着重抨击了十九世纪末哈萨克草原上掩盖着宗法制度的虚伪的选举仪式。他说：“每个卜勒斯<sup>①</sup>，实际是在小部落头目上面安置的顶头上司。事实早已证明，这只会给群众带来灾难。”他主张：“与其这样加多头目的人数，还不如选举三名合格的人不定期担任毕依<sup>②</sup>的职务。”并认为，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必须有能力、有魄力根据时代的变化审查那些旧的法规，对于不适应新时代的条文加以改变，补充新的、适应时代的条文。”

---

① 卜勒斯，部落头目。

② 毕依，部落中的小头人，相当于百户长。

在《阿克利亚》里，阿拜虽然没有在某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他的哲学观点，但在许多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如何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他说，人“通过听觉和视觉，以及手的触摸和舌的品味，逐渐认识周围的事物。”这显然是在谈感性认识。他又说：

“对已经认识到的，加以验证；还没有认识到的，想办法认识；或在书本上寻找，或请教他人，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这里显然包括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又说：“对世界一无所知的生命，应该叫畜生，而不是人。”在阿拜看来，虽然世界有许多“奥秘”，但人是可以认识它的，而且是应该认识它的。在本书第二十篇中他提出：“世界不可能永恒不变，人的精力和生命也不可能永恒不变。”在这里，阿拜已经学会科学地、辩证地认识世界和人生。

阿拜对宗教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和变化过程的。从写作的年代看，阿拜在他的晚年已明确认识到宗教虚伪的本质。他说：

“如果宗教没有被掩盖的虚假，何必禁止人用智慧去思考它呢？”还说：“我们祈祷时，曾相信胡大<sup>①</sup>是公正的，没有过错，没有缺点。但胡大却赐给一个作恶多端、好逸恶劳的人许多财富，而经常向胡大祈祷，辛辛苦苦奔波的人却劳而无获，连自己老婆孩子都养活不好。”他在晚年写的诗歌《嘲阿不拉尔》中曾讥讽那些伪装念经的人：

这种祈祷和乃玛孜<sup>②</sup>，  
究竟有什么学问；  
实际上这种人  
只有耳朵，

① 胡大：伊斯兰教所尊奉的最高的神。

② 乃玛孜：即做礼拜。

没有脑筋。

在《阿克利亚》中，谈得更多的是学习和教育问题。阿拜曾希望通过教育普及改变哈萨克的落后状态。虽然在生活的逆境中他曾产生怀疑和悲观情绪，但他始终坚信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的。他曾说：“如果我有权利，我要割掉认为人的性格不可改变者的舌头。”他明确地指出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做哈萨克的一名卫士，使哈萨克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加入先进人民的行列。”

阿拜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

对于诗歌创作，阿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读者可以从他诗集里《诗是语言的皇帝》那首诗了解。

这本书是在十九世纪末写成的。这里谈到的一切，当然不能和今天的哈萨克民族同日而语。今天的哈萨克民族，早已跨越了阿拜所憧憬的时代。这对任何人都是清楚的，不需要过多的说明。用这样简短的文字介绍《阿克利亚》显然是不够的。这里扼要地谈了几点看法，权且做本书的前言。

译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于北京

## 目 录

|            |      |
|------------|------|
| 第一篇.....   | (1)  |
| 第二篇.....   | (3)  |
| 第三篇.....   | (5)  |
| 第四篇.....   | (8)  |
| 第五篇.....   | (10) |
| 第六篇.....   | (12) |
| 第七篇.....   | (14) |
| 第八篇.....   | (16) |
| 第九篇.....   | (18) |
| 第十篇.....   | (20) |
| 第十一篇.....  | (23) |
| 第十二篇.....  | (25) |
| 第十三篇.....  | (26) |
| 第十四篇.....  | (27) |
| 第十五篇.....  | (29) |
| 第十六篇.....  | (31) |
| 第十七篇.....  | (32) |
| 第十八篇.....  | (34) |
| 第十九篇.....  | (35) |
| 第二十篇.....  | (36) |
| 第二十一篇..... | (37) |



|       |      |
|-------|------|
| 第二十二篇 | (39) |
| 第二十三篇 | (41) |
| 第二十四篇 | (43) |
| 第二十五篇 | (44) |
| 第二十六篇 | (47) |
| 第二十七篇 | (49) |
| 第二十八篇 | (53) |
| 第二十九篇 | (55) |
| 第三十篇  | (57) |
| 第三十一篇 | (59) |
| 第三十二篇 | (60) |
| 第三十三篇 | (63) |
| 第三十四篇 | (65) |
| 第三十五篇 | (67) |
| 第三十六篇 | (68) |
| 第三十七篇 | (70) |
| 第三十九篇 | (72) |
| 第四十篇  | (74) |
| 第四十一篇 | (77) |
| 第四十二篇 | (79) |
| 第四十三篇 | (81) |
| 第四十四篇 | (85) |
| 第四十五篇 | (87) |

## 第 一 篇

我们总算走完了人生的一大半路程。我们生活得怎么样？好呢，还是不好？

我们打过、抢过、争过、吵过——受了不少折磨。如今年事已高，我们开始感到厌倦，感到无聊；已察觉我们所做的事不踏实、不稳当，都是些徒劳无益的折腾。那我们该如何排遣剩余的年月？该做些什么？可惜我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管理群众么？不，群众不是要你管理的。也许那些愿意自讨苦吃的人，或者趾高气扬的年轻人还想管理群众；象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只能盼苍天保佑了！

照管牲畜么？不，我照管不好。孩子们会照管他们需要的牲畜。我没有必要在自己的晚年为侍奉那些小偷、恶棍、叫化子，把剩余的岁月消磨在没有任何意义的琐事上。

研究学问么？不，研究学问既然没有人交换意见，研究的成果又能向谁传授，遇到的疑难问题又向谁请教呢？在荒无人烟的旷野上摆起布摊，拿着尺子空等待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知心人互相谈心，学问本身就会催人衰老。

做一名苦行僧，管理宗教么？不，也不行。管理宗教同样需要安静。在这种地方，在这样的部落里，精神和生活都得不到安

宁，怎么好管理宗教！

教育儿童么？不，这也不行。本来是可以教育的，可是不知道该如何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要培养他们到哪个部落去？去干什么？连我自己的孩子还没有找到能安静地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至今也还不知道该让他们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怎么好教育别人的孩子呢！不，不能拿教育儿童当消遣。

最后我想，还是用笔墨纸张来消磨时间。把自己所想到的一切都写在纸上。如果有人认为其中有可取的地方，请他随心所欲地阅读或抄录。如果认为没有必要，就让它默默无闻地传下去。我终于这样决定了——除此以外，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 第 二 篇

小时候听人讲，我们哈萨克见到维吾尔人时讥笑他们：“他妈的，吊着宽袖口，背着芦苇去盖房顶的塔吉克<sup>①</sup>，碰到灌木丛也害怕，见面时称兄道弟，背地里骂街。”

遇见（鞑靼）人也讥笑他们：“连骆驼都害怕，骑在马上嫌不舒服，步行走又喘不过气，笨得什么事都做不了。与其叫诺艾还不如叫‘诺开’<sup>②</sup>，‘丘八’诺艾，逃犯诺艾，小贩诺艾……”

遇见俄罗斯人也笑他们：“碰到阿吾勒<sup>③</sup>就跑上去，臭脑袋俄罗斯”，“俄罗斯人想起什么就干什么……听见什么信什么，还要别人给他们找大耳朵那家伙。”

听到这些话我觉得很有趣，也感到高兴，好笑。当时我曾想：除我们以外，其他民族都不怎么的，最好的民族还是我们哈萨克。

可是现在再看看，没有维吾尔人不会种的庄稼，没有他们不能培植的瓜果，没有他们的商人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没有他们不懂的手艺。

他们的人都能和睦相处，平安地生活。

---

①塔吉克：原为一个民族的名称，这里指维吾尔族人。

②诺开：肆虐的。

③阿吾勒：牧区村落。

当我们哈萨克人还未从属俄国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甚至丧事用的棉布都是他们运来的。哈萨克人舍不得给自己父亲和儿子的牲畜，不就是让他们一群群赶走的吗！

我们从属俄国以后，维吾尔人从俄罗斯人那里学到的手艺也比我们多。他们有许多大巴依、大毛拉，他们的人比我们显得精干、大方、有礼貌。

再看看诺艾人。他们能当兵，经得起磨难，又不怕牺牲。他们善于管理学校，管理宗教，懂得劳动致富的道理，讲究美观大方。而我们的人，为了糊口有的给他们的巴依当佣人，有的当差役。

他们甚至申斥我们最有钱的巴依：“这地板不是让你的臭脚来糟蹋的，出去！”

他们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能互相团结，管好经济，学习技术，发展生产的结果。

我们和俄罗斯人更无法相比。我们甚至赶不上他们的佣人和苦工。

我们有什么可以骄傲和自满的？又凭什么去讥笑别人呢？

### 第 三 篇

为什么哈萨克人一个仇视一个，一个不支持一个的要求；讲真话的少；遇事喜欢争执而且比较懒惰？

伟大的先知者早就说过：所有的懒汉都胆小，缺乏毅力；缺乏毅力的人也同样胆小而且喜欢吹牛；胆小而又喜欢吹牛的人，都愚昧无知；所有愚昧无知的人都不知羞耻。凡是不知羞耻的懒汉都要变成贪得无厌、不能约束自己、没有本领又不能和别人相处的叫化子。

上述现象是因为我们只顾养牲畜而没有其它打算所造成的后果。如果我们在发展牲畜的同时也兼顾务农、经商、学习工艺、研究科学，是不会变成这样的。

贪图牲畜的人，盼望他的牲畜增多，希望他自己甚至他的孩子都拥有大群牲畜。等大小牲畜成了群，又要雇人放牧。而他们自己却在羊羔、马奶、美人、骏马的圈子里醉生梦死。假如缺少冬牧场，他们凭自己有钱有势，可以收买、骗取甚至霸占别人的冬牧场。而失去冬牧场的人又去算计另外一些人，或者因为失去立足之地而离开家乡——哈萨克人所想的就是这些。

人们在算计：穷人增多了，工钱会降低；失去牲畜的人增多了，会腾出更多的冬牧场。于是我盼他破产，他盼我破产。人们

一个打一个的主意，怎么能和睦相处呢？过不了多久，撕破了脸皮。于是公开抢夺，互相争吵，最后分成了派系。

人们都想加强个人势力，好让自己说的话算数，压倒对方，捞到更多的牲畜，于是便去抢卜勒斯、毕依等头人的职位。

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人愿意出外劳动，也没有人愿意务农经商，只是在那些互相争夺、结党营私者之间晃悠——今天依附这一家，明天又依附那一家。这样一来，偷盗现象是很难禁绝的。

如果部落内部安静，偷盗行为是会遭到反对的。可是人们分成了两派，谁只要死心踏地地替他们说话，为他们辩护，他的偷盗行为便会得到支持和包容。

部落里所有正派的人都被诬为“强盗、暴徒”，并被传去审讯，而且早为他们准备好了惯于颠倒黑白的假证人，想方设法不使他们当选。如果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向坏人低头，会丧失人格；如果不低头，会给他们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使他们失去工作的权利，甚至受牢狱之苦。

窃取了卜勒斯职位的人，因为是利用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的，不可能器重诚实和正直的人，只能器重那些和自己一样卑鄙、奸诈的小人，盼着继续和他们友好，取得他们的支持。他担心，得罪了这些人，他们会想办法进行报复。

我们哈萨克中出现了这样的谚语：“成败取决于人，不取决于事。”这谚语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成功，不决定于他所做的事是否正确，而看他的手段和诡计如何。

每届卜勒斯的任期是三年。

第一年，他们要成天听人们要挟：“难道不是我们选举你的？”

第二年，在监视其他候选人中过日子。

第三年——由于接近了第二届选举，天天筹划自己再次当选。

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看到哈萨克人走上歧路，一年年地沦落下去，便这样想：

群众要选的卜勒斯应该是有威望的受过教育的人。如果群众中没有这样的对象，或者即使有而群众不愿意选他，可以由县的领导或省的军事负责人出面指定。这样对群众也许会有好处。其原因：第一，人的权利欲可以促使哈萨克人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第二，指定的头人不是依附于地方势力，而是隶属于上级政权。

再者，采取由上面指定的办法，对人们的挑剔和责难无所顾忌，可以减少、甚至完全避免选举时人们捏造材料，诬陷好人。

很明显，每一个卜勒斯，实际是在小部落头目上面安置的头头上司。事实早已证明，这只会给群众带来灾难。对这种职位，绝不是每一个当选的哈萨克人都能胜任的。当选的人应该懂得过去《哈斯木汗的正法》、《耶斯木汗的原法》以及阿孜陶克汗每天在库里吐拜议政时所依据的《七项原则》<sup>①</sup>。另外，他们必须有能力、有魄力根据时代的变化审查那些旧的法规，对于不适应新时代的条文加以改变，补充新的、适应时代的条文。可是我们缺少这样的人。

熟悉哈萨克过去情况的人们曾讲过：“有两个毕依，就有四个案件。”意思是：如果毕依不是单数而是双数，就会互相争执，而诉讼的人也会增多。与其这样加多头目的人数，还不如选举三名合格的人不定期担任毕依的职务。如果发现他们有越轨行为，可以免去他们的职务，否则让他们连任。至于民事诉讼，可以由两方各找一名证人，再共同选一名仲裁人进行处理。如果这样也处理不好，可以由原选举的三名常任毕依中指定一人，或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一人来处理。这样民事纠纷是可以减少的。

---

<sup>①</sup>七项原则，哈萨克历史上塔克汗制定的原则。



## 第 四 篇

每一个注意观察的人会发现：狂笑本身是一种醉态，而沉醉的人经常遇事反悔。他们讲话也常常引起对方反感。

有狂笑癖的人或者会给自己的事业带来损害，或者会失去理智，忘掉羞耻，而又经常懊悔。经常懊悔而又不检点的人不论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阴世里都会尝到苦头。

多愁善感的人对自己生前和身后的事考虑的可能会周到。凡事考虑得周到，后果总要好一些。可是我们不能总是这样多愁善感，这样做，人支持得了吗？不，我并不要人们多愁善感。我只是提醒人们不要总是无忧无虑，同时要找到正当的活动，以便摆脱没有边际的烦恼。正当的活动本身就会减少人们的苦恼。不要幻想用寻欢作乐的办法减少烦恼，而要用正当的活动。

走进烦恼的死胡同，被围在里面找不到出路，也是一场灾难。

看到别人不正当的行为，不要幸灾乐祸地嘲笑；即使笑，也要表示愤慨。这种表示愤慨的笑，实际是痛心的指责；经常这样笑，你自己也受不了。

当你看到一个好人所做的好事而欢笑时，要想着向他学习。

向别人学习，可以使你避免浮躁，变得稳重。

我并不称赞所有的笑。有一种笑——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情